

新刊經
進詳註

昌黎先生文

五

宋蜀刻本唐人集



本社編

宋蜀刻本唐人集



YZLI0890174421

第三十五册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一補註

雜文

原道

本傳云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以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詩話洪駒父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也譬如山林園圃自有首尾前後原之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矣其立仁義也豈不既大矣乎叙異端之汨正道又歷數古

卷十一

卷二

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以治天下如彼反
佛老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如彼反
復皆數疊而後結之以治天下中庸之
道言堯舜禹相傳之以仁義非吾胥臆
之論也若堯典自稽古帝堯至格于上
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
時雍言脩身以及天下也於是命羲和
言天事若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
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則繼之以舜
位終焉然則自上古有文章則繼之以
講學之士何可不知也補註原道解准
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
所作五原師說等十數篇史氏謂其奧
衍宏深與軻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誠
哉是言也蘇內翰常謂六一公論大道
似韓愈又曰自孟之後能將許大見識
尋求古人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
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獨子由與
張芸叟皆謂不然子由曰自佛入中國

與夫子之道教並行末俗因習其敝至有
立浮屠作道場廣精舍迎佛骨末習之
敝然也以吾夫子之教後世猶有飾六
經以文藝而言況彼方外之教哉愈徒見
末俗之迹而併斥之過矣蓋愈之學朝
夕從事於仁義禮樂之間自形而上者
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指道德爲虛位
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爲知道工於爲
文者也哉叟作韓愈上張籍嘗諷愈排
文士道則未聞也曰昔張籍嘗諷愈排
釋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
而原道原性等篇皆籍激而作之也其
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
原道曰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又曰
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其
曰合而言之矣豈復有虛位定名之辨
哉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
漢佛于晉宋齊梁夫道安可火而佛老
邪所以或燼或炎迭盛迭衰者皆教也
原性曰性之品三而所以爲性者五曰

卓一

二

仁義禮智信也情之品三而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慾也愈之意其以醇者為性雜者為情然君子秉仁義而無惡慾是無情者也嬰兒生能啼笑知飢乳是無性者也原毀曰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其言責已則思欲為舜周公待人則一藝一善足矣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可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孔子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吾安敢以一藝一善期天下之人哉又其原人曰日月麗于天百穀草木麗于土主天地可矣至於禽獸各自聚散飛走以從性豈願人為之主哉凡此皆詭辯不經抵牾於聖人者也子由所太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所言蓋少作也今其畫墁蓋刪之矣變者其審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性之

也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易載孔子之言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道有君子有小

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

見者小也

史記老子楚苦縣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見

周之衰遂云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所終其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

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

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卷二

三

十一

三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者一有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

也一人之私言者一有也王雱曰楊子云老子之

則韓子謂老子之言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何

也曰楊子取其道德之本韓子取其道德之用

若乃用者所謂仁義禮樂者周道衰孔子沒子

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卒於魯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計以周靈王時生敬

王時卒火于秦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

黔首已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黃黃一無老子漢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黃黃字老子漢

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

六篇黃帝君臣一篇雜黃帝五十八篇註云起

六國時與老子相似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

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竇右景帝之

母孝惠元年曹叅為齊相天下初定悼惠王富
 於春秋叅盡召諸老先生問所以安百姓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
 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叅於是避
 正室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佛于晉宋齊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梁魏隋之間東晉孝武帝宋明帝齊世祖梁武
帝魏太武帝隋文帝皆崇奉佛法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謂周襄
之謂周襄
 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名翟為宋大夫
在孔子後列子註云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
 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已
不枚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然按陸德明
楊戎字子居恐不入于墨則入于老謂秦漢
子居非楊朱也
 入于老則入于佛謂晉宋齊梁
魏隋之間入于彼必出于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則附之出則汚之噫

車一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
筆之於其書家語孔子常問禮於老聃噫後之人雖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評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
四士農工商爲四民此篇凡稱古者皆指帝王之世今之爲民者六加
佛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
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
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
而顛墜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
贍其哭用爲之賁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
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
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
怠勸與倦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
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莊子注云符者分而爲兩
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

章一

五

契也璽者王者之玉握之以攝君天下也前漢
志十斗為斛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
物平輕重也師古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
曰鍾者稱之權也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此莊子
胠篋篇
之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
牙以爭其食也其一字無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農出粟米麻絲工
作器皿商賈通貨
財皿音眉永切說文
飯食之用器也象形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

君臣不能一本無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其有則失

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

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謂清淨寂滅

害前漢藝文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

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

也然後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此君人南面之術

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

任清虛可以為治按景德傳燈錄佛家嗚呼其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

車一

殊其所以爲聖一也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

德號令臣下者也

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夏葛而冬裘渴

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之

其一作其

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

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

禮記大學之文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

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

其天常

法言曰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註云天常五常

也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周襄道喪夷狄之君反爭盟於中國

晉鄭中國之侯伯反從夷狄之亂則中國之人

幾何而不為夷也春秋安得不為之作而救之

哉故孔子進吳楚黜滕杞

狄晉鄭疾亂之甚者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

論語孔子之言亡無也傷時諸詩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頌閔宮詩之文鄭云膺當懲艾也僖公與齊威

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禮記檀弓篇曰南宮縚之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禮記檀弓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公之句法蓋

卷一

此本乎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教一作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哀郊焉而天神假至也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

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王武王傳
 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
 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東坡云韓愈
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自孟子之後能將
許大見識尋求古人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
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如此分明明如楊
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至於提提仁義
雄言老子謂之道德有取焉爾至於折衡而民不
絕滅禮學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可恕
爭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為無取尚而後
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理不見此其與韓愈相
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

卷二